



小怜玉体横陈夜

文/杨闻宇

北齐后主高纬是历史上至为荒唐的一个帝王。高纬8岁时继位为帝，在他13年的帝王宝座上，先后册立了解律氏、胡氏、穆邪利三个皇后。冯小怜（或作小莲）原是穆邪利身边一名侍女，因为长相风流，多才多艺，“能弹琵琶，工歌舞”，便为高纬所迷恋，两人“坐则同席，出则并马”（《北史》卷14），形影不离。高纬甚至发誓，愿与之“生死一处”，这样，穆邪利反而遭到了冷落。

武平七年（576），北周大军逼近山西临汾境内的平阳，眼看就要包围晋州，高纬却还带着冯小怜在外面悠闲地取乐。晋州守军一日三次差人前来告急，高纬看到一道道急报，也想赶回，怎奈玩兴正浓的冯小怜却要继续打猎，“帝将还，淑妃（即小怜）请更杀一围，帝从其言”。时任右丞相的高阿那肱也竭力迎合小怜，反而狠狠地训斥报急的使

者：“大家正作乐，边境小小兵马，自是常事，何急奏闻！”天黑之时，使者又报，平阳已经失陷。

次日，高纬与小怜回到晋州，“及帝至晋州，城已欲没矣”（《北史》卷14）。高纬无奈，忙命兵士“作地道攻之”，兵士奋力挖掘，终于“城陷十余步，将士乘势欲入”，高纬这时却突然下令停止攻城，“帝敕且止，召淑妃共观之”。周军趁冯小怜梳妆打扮之机，很快又将缺口“以木拒塞，城遂不下”。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，冯小怜听人说过晋州城西的一块石头上曾有圣人遗迹，便执意要去看看，分不清缓急轻重的高纬也就答应了小怜。由于北周军队扼守着他们必经的一座桥，高纬“恐弩矢及桥”，急命兵士在周军箭矢射不到的地方临时架桥。临时凑合而成的桥无法行走，“帝与淑妃渡桥，桥坏，至夜乃还”。回来后，高纬又荒唐地说是冯小怜“有功勋”，拟立她为左皇后，且找来皇后服让小

怜临时换上，准备第二天一早与小怜一起“并骑观战”。

翌日，两军交锋，激战正酣，冯小怜被士气正旺的周军吓坏了，惊慌失措地大叫一声“军败矣”！北齐军士听她这么一喊，真的是兵败如山倒，“帝遂与淑妃奔还”。待他们逃到洪洞营地，冯小怜又极其认真地打扮自己，“淑妃方以粉镜自玩”。就在他们上马继续奔命之时，有人将为冯小怜量做的皇后的新衣送至，“帝为按辔，命淑妃着之”。接着，在众人的呵护下，高纬先一步进入邺城。

“帝奔邺，太后后至，帝不出迎。淑妃将至凿城北门，出十里迎之。”不管太后而又偷偷地出迎冯小怜，可见高纬心里想的是什么。他们在邺城也呆不下去，高纬“复以淑妃奔青州”。跑到半路上，北周大将军尉迟迥抓住了他们，北齐王朝遂亡。

北周宣政元年（578），高纬被武帝宇文邕杀害，“及帝遇害，以淑妃赐代王达”。冯小怜嫁给宇文达后，又受宠幸。一次弹琵琶，琴弦忽然断了，冯小怜吟诗曰：“虽蒙今日宠，犹忆昔时怜。欲知心断绝，应看胶上弦。”冯小怜人见人爱，嫁谁谁宠，她的多才多艺，仿佛纯然是为她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人生而服务的。冯小怜为宇文达所宠爱，便又千方百计地整治宇文达的原配妃子李氏，“达妃为淑妃所潜，几至于死”。为争宠而倾轧，在王妃群落里仿佛是天赋的一种本能，无论多么美丽的女性，任谁也摆不脱倾轧的公式。

后来，宇文达“以谋执政被诛”，而冯小怜在北周灭亡后依然活着。隋代北周后，文帝杨坚又将小怜赐给宇文达原配妃子李氏的兄长李询，李询

之母对这个曾为皇后、两次嫁人、又整死自己女儿的冯小怜极为痛恨，“询母逼令自杀”。冯小怜凄惨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

200多年后，唐代诗人李商隐写过两首《北齐》诗，其中有这样一句：“小怜玉体横陈夜，已报周师入晋阳。”作者将高纬与冯小怜的欢昵情状放在周师入晋阳的危急时刻，是艺术上的着意安排，以此显示荒淫必然导致亡国的客观规律。艺术手法是高明的，历史寓意自然是深远的。作者写的是历史上的旧事，讽喻鞭挞的却是当时的现实，因为晚唐的武宗李炎极好女色，酷爱畋猎，与当年的高纬颇有相近之处。

怎么看待冯小怜呢？帝王后宫佳丽如云，没有惊人的美丽和独到的“媚功”，要让专制皇帝集诸多宠爱于一身，依之顺之，听之随之，肯定是办不到的。冯小怜能从高纬与宇文达处夺得超常的宠幸，当然是色冠天下、艺压群芳了。冯小怜这样的女性，难道就是天造地设要负兴亡责任的“红颜祸水”吗？这就只能用鲁迅先生的话来回答了：“向来男性的作者，大抵将败亡的大罪，推在女性的身上，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。”